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五十八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一

涇胡承珙瑩莊著

秦

車鄰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虞東學詩曰附庸雖未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有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入仕王朝初備其制故序下言秦仲始大劉瑾何楷錢天錫及近日陸奎勳俱以秦仲時未必得備寺人之官因謂此詩作於秦襄之世愚謂仲初溺於戎俗及爲大夫得見周京聲物之盛效而爲之亦情理所有諸家泥於襄公始爲諸侯鑿空改序不可訓也承珙案許氏名物鈔

又云秦仲雖嘗爲附庸之君自宣王命爲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死非可樂時也詩語不類姜氏廣義因之謂秦仲以初造之秦當猖獗之戎適以滋禍故以飲食燕樂告之蓋勸之以養晦之意此說尤爲支離鄭語史伯謂秦仲齊侯姜嬴之雋國大將興卽其世保西垂入仕王室豈遂無一日之樂而以爲與詩不類乎至下二章逝者云云不過及時行樂之意古人言樂者每及於日月易逝壽命無常樂府詩辭中多有之不必疑其於頌美之詞無端作此不祥語也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稽古編曰闔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嚴緝謂二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爲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邪楊

用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牽合穆公學著人事以爲後世刑餘
爲周召法律爲詩書皆始於此故聖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
雖美然本非詩旨承琪案郝仲興引月令以奄爲尹內宮之事
無有不禁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秦風首章末見君
子寺人之令次章乃云旣見君子見由寺人也司馬翬奏事七
日不得見之兆形矣此亦因嚴說而附會秦事以快其議論耳
其實序但美秦仲有侍御之好不過見其先僻處西陲百事苟
簡至秦仲始大能具傳宣命令之儀飲食燕樂之禮所以爲美
傳云寺人內小臣也疏以爲在內細小之臣此則奔走使令乃
其常事何得謂望夷之禍遂肇於此乎宋明人經說往往借端
發議不獨此詩也

正義引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儀禮燕
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明天子
諸侯皆內小臣與寺人別官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與寺人之
官相近彼巷伯卽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者非內
小臣之官承珙案傳云內小臣者猶文王世子之內豎耳不必
以周禮官名相例左傳晉有寺人孟張成十七年齊有寺人賈舉襄二
十五年魯公果公賁使寺人僚相告公昭二十五年尤足爲寺人傳言
之證齊崔杼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襄二十七年則大夫得有寺人
又可見諸家謂秦仲大夫不宜有寺人之非又寺或作侍者自
由近侍通稱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亦非也

旣見君子竝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又者對經旣自言之箋

云竝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正義云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承琪案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竝坐猶云皆坐非竝坐不橫肱之竝呂記及戴氏續記謂竝坐爲簡易相親未有禮節之繁何氏古義又云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竝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竝坐此皆泥於竝字之誤耳

駟職

序云駟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范氏詩藩曰秦之爲大夫始於仲故上篇稱君子其爲諸侯始於襄故此篇稱公承琪案陳氏禮書云春秋傳曰惟君用鮮烝給而已是

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然則前篇但言車馬禮樂侍御祇爲大夫所有此篇盛稱其田獵園囿自是諸侯之事序一以屬秦仲一以屬襄公當必有所受之矣

駟驥孔阜傳驥驪阜大也案傳云驥驪渾言之也

魯頌傳云純黑曰驥說

文驪馬深黑色驥馬赤黑色析言之也月令孟冬駕鐵驪注云鐵驪色如鐵考爾雅釋畜無驥是驥本謂馬色卽因以爲馬名如驪與黃亦皆馬色而詩有四驪四黃卽用之爲馬名是已又說文引詩四驥孔阜今詩四作駟段注云詩言四牡四騏四駘四黃皆作四下一字皆馬名也言駟介倭駟皆作駟謂有所以加乎駟者駟謂一乘也故言馬四則但謂之四言施于四馬者

乃謂之駟今詩作駟駟駟而干旄疏引異義及公羊隱元年疏說文駟字下皆作四不誤

奉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正義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按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驅時節之獸以待射此合傳箋釋之其義已諦王氏經義述聞謂虞人驅禽以待射斷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辰當讀爲慎周禮大司農注五歲爲慎是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馬元伯又引後鄭注周禮慎讀爲麋及吉日其祁孔有祁當作麋麋麋牝也此辰牡當作麋牡與駟牝句法相似承珙案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

謂以网搏所當田之獸是獸人亦能取獸非但獻以供膳但下文舍拔則獲言射禽之事故箋以爲虞人驅禽以待射騶虞傳云虞人翼五紀以待公之發若泥於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則騶虞之虞人何以貳縱必五也風人之詞不必膠執如此古人田獵自有因時擇物之道如春蒐索取不孕者夏苗除害苗稼者未嘗無所辨擇驅時牡以待射容當有之無容疑於獵非一獸以駁傳義也

公曰左之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毛詩明辨錄曰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尙右何以射獸必左乃爲中殺蓋射必有傷以實鼎俎近於不虔殺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尙右之意古之逐禽射於車上與今騎射不同騎射

奔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殺者車上射獸亦必有步騎合圍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之有命使御左車者非爲中殺以獸逆車而來必在車左而去車遠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媚子微左以迎獸耳承琪案此解極細何休公羊傳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鴈射之達於右雖以死之遲速爲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胖載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惟旣夕士虞以凶禮反吉乃用左胖士虞記云升腊左胖腊爲田獸之肉可見吉禮之腊亦用右胖射必中左自以尙右之故至驅禽待射者卽係驅逆之車田僕掌之虞人乘之吉日傳云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皆是正義

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者謂當禽之左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車改正義亦云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但獸之來未必定在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曰左之者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

輶車鸞鑣傳輶輕也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正義云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承珙案小雅庭燎鸞聲將將傳亦云將將鸞鑣

聲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爲兩解今考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載白虎通義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與韓內傳同高誘注呂覽辭綜注東京賦皆與韓同服虔注左傳及文選思元賦舊注則與毛同左傳正義云鸞和所在舊說不同然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此疏主申毛義其辨甚明說文金部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段注云四鑣八鸞此破鸞在衡之說專宗毛氏是許晚年定論承珙又案輿服志注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

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此主謂鸞在鑣與異義兩存韓毛者不同當亦造說文時定論也詩言八鸞者四采芑烝民韓奕烈祖烝民兩以八鸞與四牡對文明係一馬二鸞尤足爲在鑣曰鸞之證

載獫狁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爲也稽古編曰後儒謂以輶車載犬其說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說不可取信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爲據後世事恐難以證古嚴氏詩緝引補傳謂獫狁非犬名以車載犬所以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從犬以合毛氏耳此尤謬妄惠氏古義曰西京賦屬車之造載獫狁獬豸得謂以副車載犬邪蓋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承琪案西京賦載獫狁獬豸語本在將

獵之前正與詩箋謂北園調習說合後儒謂田事已畢游于北園以車載犬休其足力夫田畢而游事所恆有但不必更載田犬以從耳或疑先言田獵後言調習文義不順李氏集解曰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旣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

小戎

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姜氏廣義曰或以秦有天下二世而亡因歸咎此詩此不識時務者之言也西戎殺秦仲盡滅犬邱大駱之族夫且弑幽王虜褒姒周轍遂東凡爲臣子不反戈而鬪孰無是心秦自莊襄以來歷是不隳其志殘山隴水以耕以牧卒致富強襄公奄有鎬京通大國其子文公

盡有豐岐之地至德公徙於雍德公之子宣公成公讓國以及穆公遂霸西戎其始盛則由襄公也蓋攘外所以安內非威武無以爲功駟鐵一篇卽車攻吉日之旨也小戎卽采薇六月之義也特規模有廣狹則王霸有異音不可謂周則是而秦則非秦之失在有國以後不在造邦以前也

小戎賤收傳小戎兵車也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惠氏古義曰案齊語及管子云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曰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棟謂韋昭所據乃司馬法所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其周之制歟承琪案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兩馬者然下二章竝未別言車名而

曰四牡曰𨔵駟則王說非矣埤雅謂首章駕我騏驎故王言兩馬不知首章五檠梁輈所以馭兩服也游環二句所以馭兩驂也若止兩馬則游環脅驅何所用之

傳𨔵淺收軫也虞東學詩曰收謂之軫戴東原謂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考工記注謂輿後橫木蓋據一面言之詩疏兼及前後則其旁可知陳祥道據注駁孔非也阮氏車制圖解曰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明之據考工記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轡爲四尺也又曰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底軫又曰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使軫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以象地且軫之兩旁木加于軸故加軫與轡爲四尺若輿後